



玫瑰书评

他的文字总是一种“七情动之”的模样,以真示人,毫无扭捏造作之态,亦无故作高深、疏离烟火之状。字字句句中可见其性情,可闻其灵魂的声音,可读出他内在生命的自由与炽热,深情与悲悯。

《风吹来》:尘世之情,吹面不寒

■ 赵航

风吹来,野马尘埃,雪涛云海,芳草绿树,俱以舞和之,以声和之。风吹来,世上万物生生不息……湖南邵阳作家刘诚龙的散文集《风吹来》共分三辑:坐看云起,一方乡愁,山居闲读。尘世之情吹面不寒,吹来内蕴不尽的人生况味。

文以载道,文以载情,其杂文或是载道的,其散文多是载情的,乡情、亲情、爱情、友情、家国情、天地情、天人合一情,大情小情公情私情,作家必须情情。明末钱谦益曾将情感与文学二合一而论之:“古之至人,独不能无情,而况于余乎?佛言众生为有情,此世界为情世界,儒者之所谓五性,亦情也。性不能不动而为情,情不能不感而缘物,故形动于中而为之。”抒情,是文学的永恒母题;而如何抒情,则是文学的永恒追求。

读作家的作品,我更乐意去感受其情脉与文脉,在“寻情”《风吹来》中,可以追寻到文学有史以来的抒情传统,而更让我感觉刘诚龙的文脉或直通明朝公安派的“性灵文学”,他曾夫子自道,激赏明朝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写作主张,他喜欢袁枚、张岱等晚明作家作品。他在承继、借鉴之中,并没有失去自己。他的文字虽具“性灵”的特征,却又不囿于前人倡导,有自觉的开拓,从而成为这一类文学作品的富有生命力的明证。在《风吹来》这本散文集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很“性灵”的刘诚龙。在那些透视历史现象、分析人物命运,书写亲情,结合现实谈史的篇什中,站着或走着,沉思或歌咏,焦虑或悲悯的刘诚龙,总以一种“七情动之”的模样,在文字中裸露自己,以真示人,无故作高深、疏离烟火之状。字字句句可见其性情,可闻其灵魂的声音,可读出他内在生命的自由与炽热,深情与悲悯。

在《一棵树与一些人的相遇》《杨家岭的一块菜地》两文中,红色百年的澎湃本是大境,刘诚龙以小出之,将力量集中于一点,完成了主题书写。他用他特有的性情之笔,自然铺陈,如话家常,用一棵荷树、一块菜地将我们引向所能抵达的红色历史,将人带向黄洋界上的那棵与一

些伟人相遇从而具备荣光的荷树,回到那个“榛莽地荒凉土,荒草萋萋,藤蔓丛生,沙砾遍野,乱石杂陈”却怀抱着中国前途的杨家岭,感知伟人毛泽东卓越的精神境界。这般文章,在他手下依旧呈现一股洒脱之气,一语醒人,读来轻松并生共鸣,正能量并有文学力。

《天龙山上天风洗肺》《寻石清水村》《言哥采药去》等文章则是另一类性灵范本,饱含一个中年男人对一切所遇发出诚恳感悟。看他写风写水,写花写鸟,寄情山水,情感铺张恣意,辞采气象万千。既有成人对自然及人情世故的真切体验,又有孩童般感知世界世相的新鲜感,强烈的好奇组成的欢喜与天真。文中时不时冒出的警句,引人豁然,诗词化用精彩且翻新意,联想丰富。他信笔由缰,横生一枝,却成神来之笔,又不跑至番外,字字皆在御内。即使是像《险书与书险》这般言理文章,语言依然很“性灵”：“鲁迅先生面相,有书的昼雾透析,有书的暮云飞度,硬度很高的同,因此有了柔泽之光,甚或一种明媚之气。”令人品来口齿生香。

有人说“感受力是最难以议论的东西之一”,果然是。

刘诚龙的家乡在一个叫铁炉冲的地方。他借着眷眷亲情与童年的旧影,溯游往事,将紫怀不绝的、潮起潮落的乡愁,书写得分外人。当电脑空间可以虚拟任何事物时,乡愁只能出自心灵,出自一支情感丰沛的笔。《恩高冲的草田》中有着绵密的生命感觉,五官全打开,他神情严峻,忧思如草海,铺张而密不透风,一波波、一缕缕,从稻田到草田,从喜悦到无边的忧虑,生成了追问、思考,一方乡愁,便成了深夜中噬骨的痛。《凉鞋套丝袜》的底色是悲凉,写尽新事物、新时尚与旧眼光作战的狼狽。多少被时代消解掉的凡人小事,与故乡一同老去,成为故乡月亮下的传说。而故乡的灵魂,又在哪里呢?是荣誉感道德观基于生命?

父亲,是刘诚龙乡愁的核心。他通过《鲜嫩的姜不叫鲜姜》《骨牌霍霍响》《金樱金樱酒》等文章,追忆了父亲生前往事,为父亲画了一幅完整的情性写真——他是最普通最平凡的父亲,又是大地上最真实最令人尊敬的父亲,含辛茹

苦,为家人拼尽一切,沉默而坚韧,勤俭而明理,有时也顽固暴躁。

过去,我被朱自清的“父亲”感动过,现在,则被刘诚龙笔下的父亲深深打动。他笔下的父亲,是紧贴大地的父亲,是晃动于故乡深处沉郁鲜活的身影。世事更迭,当逝者的人生足迹泯然,那些岁月深处的苦痛令人唏嘘,我们的亲人曾生活在其间,其勇气,其能量,其担当与隐忍,都在生者的记忆中复活,振动当下。只是,当我们的亲人离世化为尘土,我们想关心又哪能关心得起呢?越过沧桑,品尝怅惘,是每个人宿命命的承担。刘诚龙在表达人生之苦与生活之难,语言是轻松的,是诙谐的,臻于“以乐境写哀,以哀境写乐的”文章作手高境。

读过刘诚龙不少杂文,也读过其不少散文,在老传统与后现代价值观中,刘诚龙是取中间值的,他离了小经却不叛大道:离了小经,使其文字很性灵,不曾有理学家气,不叛大道,使其情感很富有人性之道。他以文字直达热心热肠,从不遮掩内心世界,从不以袒露内心为虑,且不以暴露“小我”为羞。刘诚龙的散文之所以耐看,是因为你读他的文字,总能遇见他——“我”,这也是性灵文学要义所在:见我。

刘诚龙的文字以个体生命为底色,细嚼细节与经验,在最为日常的生活发现精神,使往事变成了体悟人生的长廊。他不隐瞒父亲的缺点,也没有藏着自己孩童时的“劣迹”,比如偷书、偷鞋等,他不要遮盖着,他将一切都放在文字阳光下。这种性灵书写,却是另一种心灵上的开阔与旷达,正是因为毫不掩饰地书写,令读者会心一笑,一个孩子在未开化未修行之前的蛮气,是怎样随着成长而消失,对照现在的刘诚龙,不难悟出读书对一个人灵魂的润泽。

性灵文学,说到底是真情的文学,“不做假账”,不作假情;性灵文学,说到底率真的文学,文字率意,纵笔无忌。刘诚龙的语言用他自己句子形容,便是“发枝散叶,一兜子撒开去”,写得枝蔓横生,旁逸斜出,草长莺飞,洒脱跳荡。这般语言支撑出的思想、韵味、品位、情感,焉得不动人?刘诚龙以性灵之笔,写性灵之心,著性灵之文,这才是成就他文字独特的利器。

春花秋月

莫高窟曾在大泉河谷畔的风沙深处沉睡千年。1600多年后的今天,莫高窟的佛像早已斑驳,色彩逐渐消退,经书更是散落一地。纵有百般柔情,千般不舍,不可否认的是,它在被唤醒的那一刻,即迈向了别离。好在有着一群深爱着敦煌艺术、执着的敦煌人,他们在努力挽留莫高窟“离去”的脚步。

相逢即是别离

■ 毛庆明

到了敦煌,才知道莫高窟是不可随意亲近的。

夏季是旅游旺季,为了减少呼吸对洞窟里佛像的侵蚀,莫高窟严格限制进窟的人数,游客只能参观4个大窟,如要在一天之内看完12个洞窟,则需要提前预约。

同车30多人,只有5、6个人预约到了那8个特窟的门票,我和麻豆也在其中。可麻烦的是,我约到的是早上8点进窟,麻豆却是11点进窟,而我们的旅游大巴,中午12点就要离开。

我们决定碰碰运气。8点未到,我们就排到了等候进窟的队伍里。检票口是一个30来岁的男子,着莫高窟工作人员统一服装,白衬衫上挂着工牌。

果然,检票员拦下了麻豆。我说我们是一起的,何况中午就要离开了,能否通融一下?好说歹说,检票员只是摇头:我们每场人数都是限定的。

我说既然如此,那把我的机会让给麻豆进去观看,她回国一趟不容易,我就在外面等她。检票员依然摇头:莫高窟这么精美的艺术,你也应该看看的。说着,检票员主动拿着麻豆的票,走到一个领班模样的人跟前,嘀咕了几句,领班掏出圆珠笔,在票上写了几个字。检票员回来把票交给麻豆:行了,快进去吧,希望你会喜欢敦煌。

进去之后是一座半圆形建筑,一楼是实景演出,出使西域的张骞,发现又出卖了敦煌遗书的道士王圆箴,为敦煌而回国的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常书鸿,这些敦煌史上的节点人物轮番登场,亲口讲述敦煌;二楼是影厅,全息影厅,屏幕上驼铃响叮当,商人们在这里汲水饮马,小憩打尖,用波斯的宝石,换大唐的霓裳羽衣,寺院里经乐声声,草台上有伎艺轻歌曼舞,再现的是丝路繁盛;球幕电影院,用莫高窟735个窟精美的数字影像,将我们包裹,恍惚中,我们仿佛已置身洞窟之中。

出了影院,参观者依次登上了景区大巴,一辆辆有着敦煌旅游标志的大巴鱼贯而出,沿着辟出的一条简易公路,向沙漠深处驶去。

从影院到洞窟所在地,有半个小时车程。这是敦煌艺术研究院第三任院长、敦煌的女儿

樊锦诗倾尽毕生心血,为保护敦煌做的一大贡献。她说:多年以后,敦煌必然会消失,我们所做的,就是让她存在的时间长一点、再长一点。所以她制作了数字敦煌,将敦煌精美的壁画和雕塑,以全息影像的形式储存起来;然后她又划出了大大的保护区域,同时限制进入敦煌的人员数量。

抵达千佛窟,迎接我们的是绿荫遮蔽的树木,这些树木高大粗壮,已经生长了不少年了,这和我预期的完全不同,在我粗浅的认知里,莫高窟是漫天黄沙掩映下的大大的、画满了壁画的山洞。

事实上,公元366年,乐遵僧人来到敦煌,受神祇启示,开凿了第一个石窟,此后,善男信女、高僧大德、王公贵族、普通市民,不分贵贱,都在这三危山上开凿着大大小小的佛窟,做着自己的功德,一代又一代,莫高窟积蓄着智慧结晶,酝酿着博大的佛教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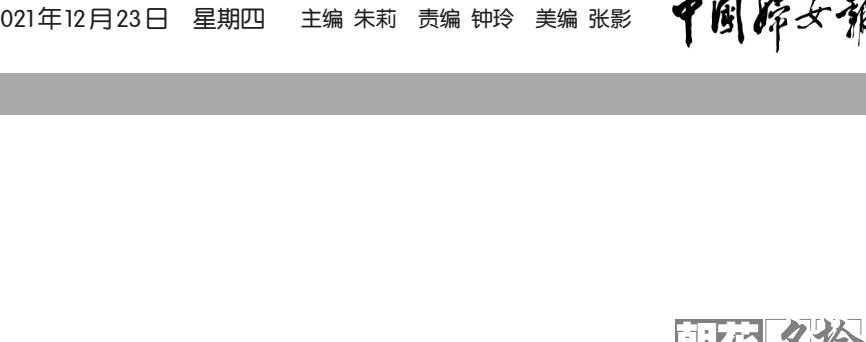
导游拎着一串钥匙,有选择地打开了8座代表性佛窟。佛窟里不能点灯,不可摄像。在洞窟里,我看到了飞天,这是一群大德高僧开坛讲法时,在半空奏乐舞蹈的仙女;我看到了反弹琵琶,那是一个虬面黑服的异邦男子,想来当年繁华的丝路上,走过不少天赋异禀之人;我还看到了那幅最大的山水人物《五台山图》;也看到了臭名昭著的华尔纳,剥离壁画后留下的残缺。

站在道士塔前,我在想,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如果王圆箴没有发现敦煌遗书的秘密,那么今天的莫高窟又会是怎样一番光景呢?王圆箴没有多少文化,为生计所迫做了道士,他在17号洞窟发现6万卷敦煌文书后,为了换取修缮经费,他拿出部分经书送给当朝官员,却有去无回,这也为日后英、法、日各国用银子骗走大量宝贵文献埋下了祸根;那么当初收到王圆箴经书的官员,如果能够如实逐级禀奏,敦煌遗书或能得以保全。然而岁月无常,世事难料,道士王圆箴的是非功过,孰难评说。

麻豆在96号窟前仰望。96号窟俗称九层楼,窟外的红色木构窟檐高达45米,依山而建,气势恢宏,是莫高窟的标志性建筑。窟内是建于初唐的35.5米巨型弥勒坐佛,大佛面目丰润疏朗,以宝石研磨成细粉着色,展示出大唐时期国力强盛。以九层楼为轴,左右两边,逐层延伸着一个一个小小的精美的石窟,风沙浸透了时光,

在山石上留下了诡异的痕迹。

莫高窟曾在大泉河谷畔的风沙深处沉睡千年。1600多年后的今天,莫高窟的佛像早已斑驳,色彩逐渐消退,经书更是散落一地。纵有百般柔情,千般不舍,不可否认的是,它在被唤醒的那一刻,即迈向了别离。好在有着一群深爱着敦煌艺术、执着的敦煌人,他们在努力挽留莫高窟“离去”的脚步。



朝花夕拾

临别下山时回望,感觉巍巍五指山在向众人依依招手,那也是惜别中的不尽期待。

五指山上唱歌人

■ 刘泰然

近日陪家人去了一趟五指山,看到诸多的游人都对《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这首歌曲无比喜爱,一些上了岁数的大伯大娘,有的还是爷爷奶奶辈,他们不论是操东北腔还是巴蜀调,抑或是江浙人的吴依软语,都会哼唱这首歌。他们在景区的山路上边走边哼唱,还以各种形式,拿着手机搜索出的歌词,或男声或女声,或男女声混合,相拥仰望着五指山主峰,组成小合唱,青山翠谷中飘荡着歌声,流淌着真挚的爱,这让我深受感染。

这首歌词问世已有半个世纪了,歌中自豪雄壮的爱国情怀,鼓舞了几代人,也陶冶了几代人。

《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为何能久唱不衰?一是词曲的优秀。战士出身的词作家郑南和作曲家刘长安在创作这首歌曲时,并没有登上五指山,也没有见过万泉河,甚至都没有到过海南岛,但他们心中流淌着战士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在查阅资料的基础上,让“双手接过红军的钢枪,海南岛上保卫祖国”的战士形象如高山一样挺拔,像河水一样柔绵。这样写战士、唱战士和战士唱的作品,出自战士之手也非常正常。歌中海南的山与河“你传颂多少红军的故事,你日夜唱着红军的赞歌”,在这里,山与河都充满了人性化的生动形象。唱山——“我沿着山路上哨所”,唱河——“我沿着河边去巡逻”,让万丈高的雄心和奔腾不绝的滔滔柔情叠加出有着英雄传统的当代军人形象,这样的歌自然有着不朽的生命力。

其次,歌手深情到位的演绎也功不可没。同是军旅歌手出身的李双江,在演唱这首歌曲中,充分发挥了他的“金子般的嗓音火一样的激情”,使得作品与歌者相得益彰,词曲和演唱均大气磅礴,充盈着战士的阳刚、忠诚和铿锵节奏。所以,当此词作家郑南在2018年因病去世后,李双江专门从北京到郑南的单位和家属致电吊唁,深情表述:“没有这首歌就没有后来双江为民歌唱的厚重之情,从此给双江的歌唱事业修筑了一条康庄大道。我对这位了不起的军旅诗人充满了深深的感恩之情!”某种意义上,这也契合了生活与艺术之间源与流的关系。

没有到过海南岛,却能写出深受人民喜爱的海南岛作品,就像一湾碧水的琼州海峡水底下,那是坚实的大地,彼此心底的血脉相连从未有过须臾的阻隔。从《红色娘子军》这部作品中也可发现一脉相承的红色情愫。这部作品的诞生,不但揭开了海南人民英雄顽强的革命斗争史,塑造了活生生的女战士形象,其音乐语言、音乐形象深入人心。其中,尤以《娘子军连歌》为甚。“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这是导演谢晋、演员王心刚,以及作曲家黄准的共同创造。由于电影故事片的大获成功,随后又相

继开发出同名芭蕾舞剧和交响乐,更是锦上添花。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不但成功地将士女战士形象嫁接到“足尖上的艺术”,充分汲取海南黎族女性的生活特征,编舞也让舞台上出现了“倒踢紫金冠”的惊艳浪花,“快乐女战士”的轻松明快同样脍炙人口,观众惊喜地从中国的原创管弦乐作品中依稀看到柴可夫斯基《天鹅湖》中的“四只小天鹅”,却又感觉无比接地气。作曲家杜鸣心最富开创性的贡献,还恰到好处地添加了一首《万泉河水清又清》。这首歌唱收了五指山的民歌元素,舒缓抒情,与《娘子军连歌》形成反差:“万泉河水清又清,我编斗笠送红军,军爱民来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黎族姑娘与女红军战士肩背海南斗笠联袂共舞中,背景衬托着蓝天青山,河水漫流,以及亭亭椰树和婆娑榕树,带来视觉和听觉的和美享受。这首流淌着母亲河深情的歌曲,还出现在近年的春晚和博鳌论坛上,绽放不朽的经典魅力。这部剧也被评为“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作品”。至今,中央芭蕾舞团大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国内外演出已经超过3000场次,写下了中国芭蕾舞史上的一段传奇。足见,《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的出现,在时空上有传承,都有水到渠成的必然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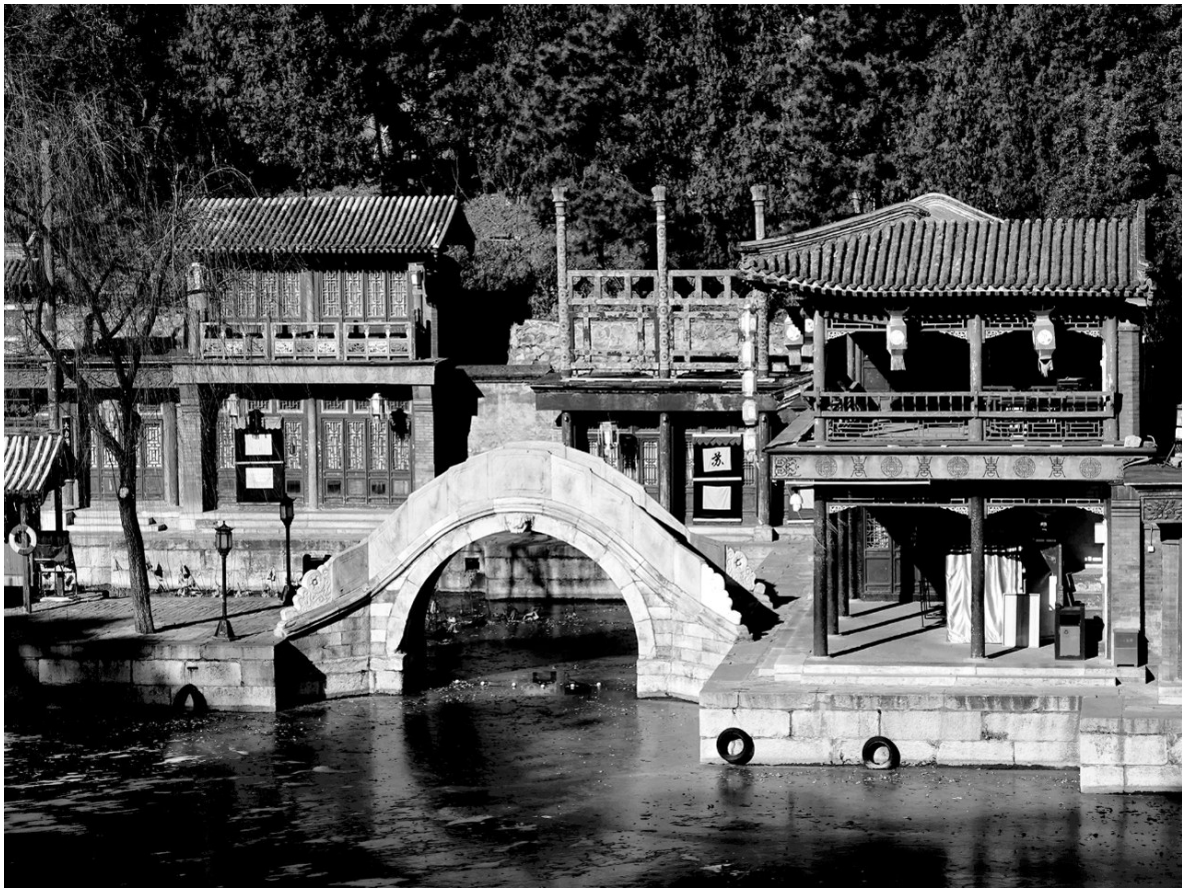
到了20世纪80年代,又有一首带有海南风情的创作歌曲经歌手沈小岑的演唱,迅速风靡海内外,那就是《请到天涯海角来》。歌曲的不胫而走,口口传唱,久唱不衰。而且模仿这一思路的“请到……来”作品,比比皆是。我清楚地记得,自己跨过琼州海峡到海南上大学,一路上山,最急切要去的地方,就是三亚的天涯海角。并且,还要一路唱着去。唱这“芒果黄了叫人爱,芭蕉熟了任你摘,菠萝大了任你采”,然后是沈小岑风格的“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似乎是在树影下攀援,海滩上戏浪。这首歌的词作者也是郑南,他在走遍海岛的采风实践中,创作了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答谢美丽的海岛。而为了答谢这首歌的词作者,三亚市还特意授予郑南“三亚市永久荣誉市民”称号,以示对艺术和人才的尊重。

海南是好歌的沃野。海南也不乏重情重义的知音。

如今,我在五指山上也与众多的前辈歌迷一同歌唱,边唱边浮想联翩。我问过前辈歌迷们会不会唱沈小岑的“天涯海角”,答案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他们的反应远不及李双江的强烈。一位大伯还打了一个比方,他说沈小岑的通俗唱法有点像饮料,像蜂蜜水,味道不及李的热情奔放来得过瘾,那是因为后者是醇酒,是烈酒。每个人的胸中都有一股爱国的英雄情结,这种情结,遇到一首容易触发共鸣的红歌,就能迅速点亮,从各自丹心燃放,火焰烛天。我听懂了。

临别下山时回望,我感觉巍巍五指山在向众人依依招手。

那也就是惜别中的不尽期待。



街景

徐建军摄